蜿蜒在古诗文里的蛇

葛 鑫

古诗文中，蛇或潜藏于深邃幽暗的山洞之中，神秘莫测；或隐匿于波光粼粼的水泽之畔，静谧安详；或盘旋于古朴庄严的古刹之旁，超然物外；或翱翔于崇山峻岭之间，气势磅礴，成为大自然中一道不可或缺的亮丽风景线。

《诗经》有云：“维虺维蛇，女子之祥。”这里的“虺”与“蛇”，虽同为蛇类，却展现了古人对蛇细致入微的观察与精准的分类。虺，常被视为小蛇或毒蛇，其形象在诗中与女子的吉祥相联系，既体现了蛇在自然界的普遍存在，又隐含了古人对蛇与生育、吉祥之间神秘而微妙的联系，彰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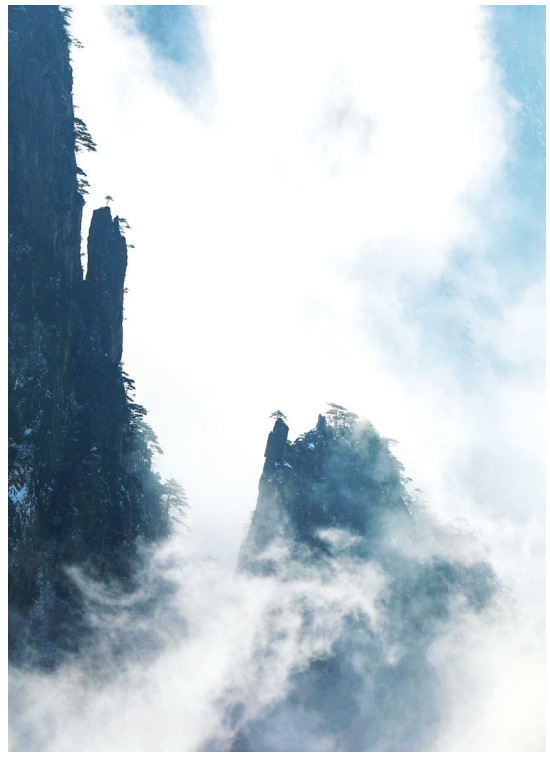
《山海经》中记载的“烛龙”，其“人面蛇身，赤色，居钟山之下”，形态奇特，神力无边，掌控昼夜，呼风唤雨，成为自然界中不可小觑的存在。这一形象不仅丰富了蛇的神话色彩，更展现了古人对自然界的敬畏与想象。

在诗人的笔下，蛇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。它们或灵动可爱，如“小蛇蜿蜒，似舞者之姿”，轻盈柔美，令人赏心悦目；或神秘莫测，如“大蛇横空，若云龙之影”，气势恢宏，令人叹为观止。这些描绘不仅展现了蛇的自然之美，更透露出诗人对生命的敬畏与赞美，将蛇的形象升华到了艺术的巅峰。

古诗文中的蛇，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。在《楚辞·天问》中，屈原以“雄虺九首”之问，深刻追问宇宙奥秘与生命起源，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界的好奇与探索精神。

古诗文中，蛇还常常被用作比喻，来抒发诗人的复杂情感。如“蛇行鼠步”形容智者之态的机敏与谨慎，“毒蛇吐信”则比喻人心之险的狠毒与无情。这些比喻不仅丰富了古诗文的内涵，也让蛇这一形象更加立体而生动，成为诗人抒发情感的媒介。

民间传说和民俗文化中，蛇更是被赋予了神圣的地位，成为图腾崇拜的对象。如《白蛇传》中的白娘子，她以蛇身修行千年，化为人形，不仅拥有超凡的智慧和美丽的外貌，更对爱情忠贞不渝，成为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。



云海 汤青 摄

如今，当我们再次翻开那些泛黄的古诗文，蛇的形象依然栩栩如生。它们穿越时空的隧道，向我们诉说着那些古老而神秘的故事。在这些故事中，我们感受到了诗人对自然的敬畏、对生命的热爱、对爱情的向往以及对智慧的追求。蛇，这一古老生物，在古诗文的滋养下，焕发出了更加绚丽的光彩，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、自然与人文、情感与哲思的桥梁，让我们在品味古诗文的韵味时，也能深刻领悟到生命的真谛与文化的魅力。

腌鱼飘香

彭宝珠

梁实秋先生在《胡适先生二三事》里，曾细腻地写道：“有两个菜给我的印象特别深，一个是划水鱼，即红烧青鱼尾，鲜嫩无比……”青鱼肉好吃，肥厚香腴，遍尝美食的梁先生都有如此深刻的印象，足见青鱼的魅力非同寻常。寒冬腊月，农田秋收后静悄悄的，村民们在墙根晒太阳闲聊，盼着春节。此时的我坐在餐桌旁，总会想起奶奶腌制的青鱼，那是儿时难忘的美味。

小时候，只有逢年过节，或贵客登门或置办酒席，才能吃上腌青鱼。奶奶做的腌青鱼总能成为餐桌上的佳肴，慰藉着一家人的味蕾，也温暖着我的心。

村后的河流是爸爸捕鱼的天地。寒风中，他穿着厚重的棉衣，脚踏结实的防滑胶靴，站在河岸边，目光锐利地扫视着水面，寻找着鱼儿活动的痕迹。突然间，一条银光闪闪的鱼儿跃出水面，爸爸迅速反应，用竹竿巧妙地将鱼儿引向岸边。紧接着，他手中的渔网如同一张温柔的怀抱，准确无误地将鱼儿捕获。随着太阳逐渐升高，爸爸稳稳提起沉甸甸的渔网，网中好多活蹦乱跳的青鱼儿，他笑容满面。爸爸满载而归，他带回的不仅是收获的喜悦，更是家人团聚时的幸福，让腌鱼成为节日里共享的美味，增添了团聚的甜蜜与难忘。

腊月正是青鱼最肥美的时候，用来制作咸鱼再适合不过了。奶奶是腌制青鱼的行家，她遵循传统方法。首先，她刮去鱼鳞、去除鱼鳃，接着用刀从鱼的背部剖开，将其一分为二，清理出内脏，并将鱼身彻底清洗干净。接下来是古法腌鱼最关键的一步——抹盐，她在盆中倒入适量精盐，细细抹遍鱼身内外，让盐分均匀地渗入到每一丝肌理中。随后，她将青鱼一层层地码放在大缸内，用重石压实，排出血水。青鱼需要在缸中腌制大约十天，让盐分与时间共同作用，使整条鱼充分入味。腌制期满后，她从缸中取出青鱼，晾晒于河岸，那里虽寒风刺骨，却阳光明媚。一排排青鱼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红，洋溢着喜庆。历经数十日自然风干，青鱼最终转化为咸鲜耐嚼的美味。这一古老技艺，让腊月的青鱼不仅成为餐桌上的佳肴，更承载着浓浓的年味与家的记忆。

整个腊月，奶奶屋里屋外地忙碌，为我们的生活编织着一曲温馨的圆舞曲，让每一天都充满了滋味。寒冬夜，屋外寒风呼啸，屋内暖意四溢。这时，奶奶为我们精心准备了一场腌鱼盛宴：红烧腌鱼，外皮酥香，内里鲜嫩；香煎腌鱼，金光闪耀，香气诱人；清蒸腌鱼，细滑软嫩，美味多汁。奶奶的腌鱼宴，预示着年味，承载着儿时欢乐，给我们家简朴的日子增添了滋味和色彩。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吃得很满足。

那一场腌鱼宴，是我记忆中最难忘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嘴角好像还遗留着鱼香。长大了，我在城市里安了家，有一年春节，我把奶奶接过来，下厨做了一道咸青鱼炖豆腐。待热气腾腾上桌，我赶忙夹上一筷青鱼肉，送入奶奶口中，奶奶细细咂摸，满脸笑意，直夸我做得好吃。

回首往昔，腌青鱼就像一条坚韧的情感纽带，在岁月长河里沉淀，愈发香醇，承载着我和家人间浓浓的亲情。

云中锦书

吴玉琴

父亲走后，在母亲精心照料下，他的仙客来绚丽盛开，宛如一位位翩翩起舞的仙女，给家里增添了不少亮色。2022年冬天，我不放心独居的母亲，将她接到我家。也曾按时到母亲家给花花草草浇水，可冬去春来，父亲生前最爱的仙客来日渐枯萎，最终弃我们而去。

短暂的伤感和痛惜后，父亲的仙客来悄无声息地从我琐碎忙碌的生活中隐匿了。

去年冬天的一个早上，我去早市采购。熙熙攘攘的人群和杂乱的市声让人心烦，买好需要的东西后，我想尽快离开。走到出口，忽听一首老歌传来：“愿你三冬暖，愿你春不寒……”

我停下脚步，四下张望，想知道歌声来自哪里。歌声有些遥远，缥缥缈缈的，但熟悉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让人蓦然心动。柔软的音符飘飘荡荡，秋水一样干净澄澈。莫不是一位和我一样的失意者在歌声里寻求安慰？我忽然觉得与播放这首曲子的人有了惺惺相惜之情。

歌声是从一个花店里飞出的。我走进去。店里高低错落摆放着一排排盆栽花，鸿运当头、日日春、百合、桔梗、蝴蝶兰等琳琅满目的花朵如一幅幅锦缎铺开，魏紫姚黄一大片。似乎是一场姹紫嫣红的盛宴，绚烂地在我眼前翻滚，纷飞，可那失意的怅然却凭空从心底蔓延开来，荡漾在深冬的“春意”中。

歌声轻扬，我缓步走在花店内。桔梗馨甜可爱，百合玲珑俏丽，君子兰挺拔苍翠，开着喇叭状的花朵。突然间，一盆开着玫红色花朵的仙客来轻轻地映入我的视线，花瓣层层叠叠，挤挤挨挨，像欲起飞的小鸟，又似停歇枝头的蝴蝶。微风吹过，花朵左右摇晃，仿若在跟我打招呼：嗨！别来无恙。

亲人的气息如浪潮般扑面而来。我眼前浮现出父亲的脸，他笑眯眯地看着我，不说话。我失魂落魄般愣愣地盯着那盆肆意盛开的仙客来，想起父亲站在他的仙客来边逗我笑的样子，想起他曾轻轻捏住我的小脸说：我妮笑起来最好看。店外天空明澈，云朵悠闲地游动着。店内花木繁盛，歌声低诉。我仿佛置身于一幅熟悉的画中，任凭过往岁月的万重山水在心间翻涌，任凭悠扬的曲调荡涤着落满尘埃的心灵。

父亲离开我四年了。四年中，母亲两次住院，我经历的仓皇、打击、凶狠、喜悦，他不知道；他的外孙女大学毕业，参加工作，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姥姥换了智能手机，他不知道；我做了人生中的许多事情，他不知道。兜兜转转一首歌的指引，我遇见了他的仙客来。

我将那盆仙客来搬回了家。草木凋零，万物沉寂的冬日，仙客来在我家的客厅里开得轰轰烈烈、肆意张扬。一茬一茬的花开花落中，玫红色的花瓣在地上铺排、翻卷，我不舍得清扫。这从云中而来的锦书，让我在冗繁生活的缝隙之中，读到一缕缕岁月的柔情。